

《文心雕龍》
集校、集釋、直譯

下 冊

張國慶 涂光社 ●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文心雕龍》

集校、集釋、直譯

下 冊

張國慶 涂光社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目 錄

前言	(1)
引用書目表	(1)

上 冊

原道第一	(1)
徵聖第二	(24)
宗經第三	(38)
正緯第四	(58)
辨騷第五	(73)
明詩第六	(94)
樂府第七	(116)
詮賦第八	(146)
頌贊第九	(163)
祝盟第十	(183)
銘箴第十一	(202)
誄碑第十二	(221)
哀吊第十三	(242)
雜文第十四	(262)
諧隱第十五	(279)
史傳第十六	(299)
諸子第十七	(325)

論說第十八	(347)
詔策第十九	(367)
檄移第二十	(384)
封禪第二十一	(397)
章表第二十二	(407)
奏啓第二十三	(420)
議對第二十四	(438)
書記第二十五	(455)

下 冊

神思第二十六	(479)
體性第二十七	(504)
風骨第二十八	(518)
通變第二十九	(531)
定勢第三十	(552)
情采第三十一	(570)
鎔裁第三十二	(582)
聲律第三十三	(592)
章句第三十四	(614)
麗辭第三十五	(633)
比興第三十六	(650)
夸飾第三十七	(668)
事類第三十八	(688)
練字第三十九	(710)
隱秀第四十	(737)
指瑕第四十一	(762)
養氣第四十二	(780)
附會第四十三	(791)
總術第四十四	(813)

時序第四十五	(824)
物色第四十六	(851)
才略第四十七	(863)
知音第四十八	(884)
程器第四十九	(896)
序志第五十	(920)
後記	(942)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1)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2) 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3)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4)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繹辭；【一】(5) 然後使〔元〕玄解之宰，【二】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6)

集校：

【一】馴致以懌辭：《校注》：“‘懌’黃校云：‘一作“繹”。’（天啓梅本改‘繹’）按‘繹’字是。元本、弘治本、活字本、汪本……《訓故》本、四庫本作‘繹’；《喻林》八八、《稗編》七五……《文儷》十三同。‘繹’，理也，（《方言》六）尋繹也；（《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李注引馬融《論語》注）‘懌’，說也。（《說文新附》）此當作‘繹’，始能與上句

‘研閱以窮照’相承。”

【二】然後使元解之宰：《校注》：“按‘元’當據各本改作‘玄’。”
○《校證》：“‘玄’黃本作‘元’，此避清諱。”

集釋：

(1)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注釋》：“《莊子·讓王》：‘中山公子牟（魏公子，名牟，封在中山）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朝廷）之下，奈何？’’指身隱居而心想利祿，這裏借指心思不受空間限制。魏闕，挂象魏（法令）的闕。宮前有兩臺，中缺，有通道，稱闕；象魏，象，即法；魏狀高。神思：變化不測的思想。”

(2)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札記》：“此言思心之用，不限於身觀，或感物而造端，或憑心而構象，無有幽深遠近，皆思理之所行也。”○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義證》：“陸機《文賦》：‘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又：‘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又：‘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為津。’此謂形象構思（創造想象）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千載以上和萬里以外的事物，都可以想象得到。”《辭詮》：“古往今來，天涯海角，皆思理所行也，其人情也，物理也，咸能感於神而會於意，乘其微而通其用。思接千載，言其縱觀；視通萬里，言其橫覽：皆‘神遠’之具體解釋。此寫專心致志於構思想象時所獲致的境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義證》：“此謂通過聽覺想象，當吟咏時能聽到和吟出各種美妙的聲音，通過視覺想象，在眼前能看到風雲變色。”○其思理之致乎：《讀本》：“一般說來，思索是有條理的，所以叫做思理；致，情致的意思。思理之致，可解釋為思維活動的情態。”《譯注》：“致：達到。”

(3) 神與物游：《譯注》：“指作者的精神與外物的形象密切結合，一起活動。”《義證》：“即物我交融，也就是人的精神和外物互相滲透。”○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注釋》：“神居胸臆：古人認為心是精神活動的主宰，所以說居胸臆。志氣統其關鍵：精神活動的關鍵由志和氣來統轄。《孟子·公孫丑》上：‘夫志，氣之帥也；氣，

體之充也。’精神活動由意志作統帥，配合着氣勢。如理直氣壯，理直是志，氣壯是氣。辭令管其樞機：外物通過耳目的觀察，用語言來表達，關鍵在運用語言上。樞：門臼；機，弩箭的機件，比喻關鍵。《易·繫辭》上：‘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制動之主。”《本義》：“‘物沿耳目’乃謂：意象沿耳、目而進於心也。其義頗為曲折，必須善會。蓋當思理之致，而臻於‘神、物為一’之理境，則此理境中所呈現之意象（物），必可由耳、目所接，宛如聞其聲、見其形然，並由此而進於心（神），為心所直感而體會其美：此乃‘物沿耳目’之切義也。物（意象）既沿耳、目以進於心，為心所直感而體會其美，則轉而落實於寫作（表出或傳達）而言，必須有最適當之文辭、文采（辭令），始能將心所體會之物（意象）之美，作最適當之傳達（具體之描繪），俾能淋漓以盡其態。由此可知，文辭文采之所以重要矣。故云：‘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注釋》：“樞機方通：語言表達這一關打通了，外物的形貌就無法隱遁。關鍵將塞：志和氣受到阻塞，如心愁身病，對外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神有遁心：精神不集中，心不在焉。”《義證》：“李全佳《陸機文賦義證》：‘“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文賦》所謂“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也。“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文賦》所謂“六情底滯，志往神留”也。’”

（4）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yuè）五藏，澡雪精神：《譯注》：“陶：制瓦器。鈞：造瓦器的轉輪。這裏以‘陶鈞’指文思的掌握和醞釀。淪：疏通。藏：即臟。雪：洗滌。《莊子·知北游》：‘老聃曰：“汝齊（齋）戒疏淪而（你）心，澡雪而精神。”’”《解說》：“虛靜：空虛其心，不懷雜念，安靜地、專心致志地思考。……澡雪：洗滌乾淨。意謂務使內心舒暢，精神集中。”《注訂》：“虛靜者，虛則能受，靜則足觀。”《義證》：“駱鴻凱《文心雕龍物色篇札記》：‘蓋謂不虛不靜，則如有物障塞於心，而理之在外者，無自而入，意之在內者，無由而出。關鍵不通，斯機情無由暢遂也。’”

（5）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注釋》：“積學：心虛了可以容納，積累學問。酌理：心靜了可以辨別是非，斟酌事理。研閱：周密地觀察、體會。閱，閱歷。窮照：徹底觀照，深入探索。馴

致：順着自然醞釀文思。馴，順；致，達到。繹辭：抽出文辭；繹抽出頭緒。”《解說》：“馴：順從、依照。致：情致。繹：抽出。意謂依照情感的需要來措辭。”

按：《探索》云：“研閱的閱，現代研究者多數認為指閱歷，則研閱是指研究生活經歷。這種解釋須要商榷。作者的生活經歷對創造的確發生巨大作用，劉勰對此也是重視的。……可是把閱字釋為閱歷或生活經歷，在詞語運用習慣上是罕見的，在《文心雕龍》全書其他篇章和魏晉南北朝其他文論中似乎都找不到這種例子。如果我們把這裏的研閱、窮照，解釋為閱覽、鑽研前人或他人文章，就能夠和《文心》中的其他篇章配合起來。《通變》云：‘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知音》云：‘鑒照洞明。’又云：‘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兩篇中的‘閱’、‘照’，均指閱覽鑽研他人作品，與《神思》篇參照是很有意義的。”此說有其理據，但猶有可說者。

依一般情形看，積學，酌理，研閱，馴致這四個詞語的組詞結構方式都屬動賓式，用語是非常整齊、考究的。如此，則“閱”若為閱覽，“研閱”就成了聯合式，就與其他三個詞語不一了。這或許是《探索》作者還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吧？而如果“研閱”確是動賓式，那麼是不是也存在劉勰的確將“閱”用來指閱歷，將“研閱”用來指研究生活經歷的可能呢？這樣看來，究竟“閱”、“研閱”確解為何，尚須進一步研究。譯文“閱”姑仍作“閱歷”。

又：若積學，酌理，研閱，馴致果真都是動賓詞組，那麼馴致的“致”亦不當如《注釋》解為“達到”，而如《解說》解為“情致”比較妥當。不過，筆者以為解為“思致”要更好一些，這是因為：其一，這句中講的積學，酌理，研閱等，與“思致”近而與“情致”遠，在積學，酌理，研閱之後接着講“思致”比較順暢。其二，順着“思致”（思維的條理）抽繹文辭也較順着“情致”（情不大有條理，“情致”實近於“情態”，《解說》即將“馴致以繹辭”解作“依照情感的需要來措辭”）抽繹文辭更覺妥貼一些。

又：《詳注精譯》注曰：“馴：逐漸，有從容之意。”則“馴”為副詞，與積、酌、研詞性不一。又譯“馴致以繹辭”為“從容玩味他人文辭以尋繹文辭。”何以“馴致”竟成了“從容玩味他人文辭”，實在令人費解。

（此書前言云：“書中解題部分由王運熙執筆，注譯部分由周鋒執筆。”）

（6）玄解之宰：《義證》：“這是用《養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宰’，宰夫，就是庖丁，這裏以善用妙法‘解牛’的庖丁來比喻具有高度造詣的作家。‘玄解之宰’也可解作‘妙悟的主宰’，指心。”《譯注》：“玄：指深奧難懂的事物或道理。宰：主宰，這裏指作家的心靈。”○尋聲律而定墨：《譯注》：“聲律：指作品的音節。安排音節本來祇是寫作的技巧之一，這裏用以代表一切寫作技巧。墨：繩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注釋》：“獨照之匠：有獨特感受者。……《莊子·人間世》……又《天道》：輪扁（製輪匠人名扁）說：‘斫輪（砍制車輪）徐則甘而不固（砍慢了，就省勁，但輪子不牢固），疾則苦而不入（砍快了，就費力，但砍不深），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技巧）存焉於其間。’因技巧說不出，祇有獨自領會，所以稱獨照。運斤：《莊子·徐無鬼》：‘郢人堊（白土）慢（漫、染）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斧）成風，聽而斫之，盡堊而鼻不傷。’”《譯注》：“意象：意中之象，指構思過程中客觀事物在作者頭腦中構成的形象。”《義證》：“‘意象’，謂意想中之形象。……在西方心理學中，意象指所知覺的事物在腦中所印的影子；例如看見一匹馬，腦中就有一個馬的形象，這就是馬的意象。”○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譯注》：“馭文：就是寫作。馭：駕馭，控制。術：方法。大端：重大的端緒，也就是要點。”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7）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知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8）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成篇，【三】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9）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10）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11）是以秉心養術，【四】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12）

集校：

【三】暨乎篇成：《校注》：“按‘篇成’二字當乙，始能與上句‘搦翰’相對。《宋書·范曄傳》：‘（《獄中與諸侄甥書》）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足與此說印證。（《知音》篇有‘豈成篇之足深’語）”

【四】秉心養術：《斟詮》：“‘養心秉術’原作‘秉心養術’，蓋傳寫之誤倒，茲依文義並徵他篇有關用詞改正。上文謂‘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即是‘養心’；上文謂‘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即是‘秉術’。本書之論創作方法，於斯篇開端而後，更有《養氣》與《總術》兩篇，以重申‘養心’與‘秉術’之要義。心氣體用一貫，秉總字義相通。又《養氣》篇曰：‘清和其心。’《熔裁》篇曰：‘博不溺心。’‘心’之尚‘養’可知。《總術》篇曰：‘執術馭篇。’《定勢》篇曰：‘秉茲情術。’‘術’之宜‘秉’益顯。今顛倒其詞而曰‘秉心養術’，則不當其命意矣。”《讀本》：“‘養心秉術’，原文作‘秉心養術’，誤甚！心祇能說‘養’，術才能說‘秉’。上文所說‘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就是‘養心’，‘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等馭文之首術，就是‘秉術’。”

按：除《斟詮》、《讀本》外，《解說》也認為“秉心養術”當作“養心秉術”。但筆者以為，“秉心養術”非必“誤甚”，也不必改作“養心秉術”。首先，“秉心”乃是古今習用之語。《校注》云：“《詩·鄘風·定之方中》：‘秉心塞淵。’毛傳：‘秉，持也。’又《小雅·小弁》：‘君子秉心。’鄭箋：‘秉，執也。’”今語亦常言“秉持公心”。可見“秉心”乃古今習語，不誤。此外，保持心（精神）的虛（虛則物注）、靜（靜可照鑒萬物）、澡雪（清明靈覺）狀態，固可稱為“養心”，但稱為“秉心”也十分貼切。至於援“養氣”之說為例而言此亦應作“養心”，則較牽強。蓋“養氣”“秉心”，語皆成立，彼言此言，兩下皆宜，不應強取一律。其次，“養術”即培養寫作的技巧、技術、方法，篇中“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云云，就是談的寫作技巧、技術、方法的培養問題。於“術”稱“養”，雖不常見，但也屬可通。而這裏要特別指出的

是，劉勰關於“養”的用法，有更不常見、竟似不通者。《諸子》篇曰：“騶子養政於天文。”“政”一般言“為”，而素不言“養”。筆者孤陋，“養政”之說，除《諸子》篇外，未聞其例。可見劉勰於“養”，用例甚寬，在他筆下，素不言“養”之“政”尚且可“養”，則“術”又何不可“養”呢！故“秉心養術”，非必“傳寫之誤倒”也。綜上，文仍作“秉心養術”。

集釋：

(7) 神思方運，萬塗競萌：《注釋》：“文思開始醞釀，各種各樣的念頭爭着萌生。”○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義證》：“‘規矩’指賦予事物以一定的形態。此謂在內容還未成形，還是‘虛位’‘無形’的時候，也就是在內容的醞釀過程中，就需要加以‘規矩’‘刻鏤’。”《讀本》：“當想像力運用時，作者的思想，可謂千頭萬緒，一切創作技巧均未落實，塑造的形象也很空洞，因此這裏說‘規矩虛位，刻鏤無形’。”

按：注家於“規矩虛位，刻鏤無形”，其說多與《義證》同。筆者以為，《義證》、《讀本》二說均有理，於字面文意亦皆可通，但細究之，《讀本》之說似更切。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並下句“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知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整個都在描狀“神思方運”亦即想像剛剛展開之時萬端思緒紛至沓來、想像中情意充溢山海、感覺裏才氣驅駕風雲的那種情思紛繁豐富、無端無涯、倘然往來的情狀。在這想像驟起萬象奔涌的最初時段，似乎還談不上對之加以“規矩”“刻鏤”的問題。事實上，“規矩虛位，刻鏤無形”更應是對上句“萬塗競萌”的進一步的說明。此時，一切“規矩”“刻鏤”都尚無形迹（“虛位”“無形”），到處是情意的自由馳騁和才氣的任意縱橫。至於“內容的醞釀過程”的展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去對內容加以“規矩”“刻鏤”，恐是稍後時段的事了。再者，從行文看，“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的上句和下句都在講想像和情意、才氣的自由展開，那末這中間一句也應當與前後互相承接文氣始暢，若於此時此處提出要對想像、情意、才氣等進行“規矩”“刻鏤”，則不免行文突兀，與前後文氣、文意不相連屬。

(8) 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譯注》：“登山：指構思中想到登山的情景。下句‘觀海’同。”

(9) 方其搦（nuò）翰，氣倍辭前；暨乎成篇，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注釋》：“搦翰：執筆。暨：及。半折心始：開始覺得有很多可寫，寫成時却比開始想的打了個對折。這是因為：一，原來想的有很多不能寫入作品。二，憑空想容易覺得奇妙。用語言來表達，中間有個距離。”

(10) 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校釋》：“兩‘授’字疑皆當作‘受’，此言文意受之文思，文辭又受之文意。蓋有文意始有文辭，而其本皆在文思也。”《解說》：“密：合。際：兩者之間曰際，指空隙。疏：遠。”

(11) 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譯注》：“方寸：心”；“域表：疆界之外，指很遠的地方”；“咫尺：指距離很近。咫：八寸。”

(12) 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譯注》：“秉：操持、掌握。務：專力。”○含章司契，不必勞情：《斟詮》：“含章，見《易·坤》：‘含章可貞。’疏：‘內含章美之道。’”《解說》：“章：文采。含章：指出現在腦海裏的美的意象。契：契約，即規劃法規之意。司契：掌握創作的規則。”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13) 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14) 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沉慮，(15)【五】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16) 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17) 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搆〕構，【六】(18) 阮瑀據〔案〕鞞而制書，【七】禰衡當食而草奏，(19) 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20) 難易雖殊，並資博練。(21) 若

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貧，辭溺者傷亂。（22）然則博見為饋貧之糧，【八】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集校：

【五】王充氣竭於思慮：《校注》：“‘思’，《事文類聚》、《群書通要》、《山堂肆考》引作‘沉’。（《彙書詳注》同）按‘沉’字較勝。上云‘苦思’，此云‘沉慮’，文始相對；且複字亦避。當據改。”

【六】仲宣舉筆似宿構：《校注》：“按‘構’當依別本作構。”

按：“構”是“構”的異體字。

【七】阮瑀據案而制書：《校注》：“‘案’，梅慶生云：‘疑作“鞍”’。吳翌鳳、顧廣圻說同。《訓故》本作‘鞞’。按‘鞞’字是。《典略》：‘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擗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金樓子》：‘劉備叛走，曹操使阮瑀為書與備，馬上立成。’……‘馬上具草’、‘馬上立成’，即‘據鞞制書’之謂。”

按：“鞞”是“鞍”的異體字。

【八】然則博見為饋貧之糧：《校注》：“‘見’，黃校云：‘一作“聞”’。按元明各本皆作‘聞’，其義自通。何焯依《御覽》校‘見’，黃氏從之，似可不必。”

按：《校注》所言有理。但“見”“聞”兩可，姑不改字，仍作“見”。

集釋：

（13）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譯注》：“稟：接受。分：本分。制體：指文章的體裁、篇幅等。殊：不同。功：成效、功用。”《解說》：“稟：稟賦，即所謂天資。”《注釋》：“遲速異分：有的下筆快，有的下筆慢，才分不同。大小殊功：創作有巨制，有小品，功力不同。”

(14) 相如含筆而腐毫：《注釋》：“《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起），幾（幾乎）百日而後成。’”《譯注》：“含筆腐毫：古人寫作前常以口潤筆，兼行構思。毫：即毛，指毛筆。腐毫：形容構思時間之長。”○揚雄輟翰而驚夢：《譯注》：“揚雄：西漢著名作家。輟翰驚夢：桓譚《新論·祛蔽》中說，揚雄寫完了《甘泉賦》，因用心過度，困倦而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內之。’（《全後漢文》卷十四）輟：停止。”

(15)：桓譚疾感於苦思：《譯注》：“桓譚：東漢初年著名學者。疾感：《新論·祛蔽》中說，桓譚想學習揚雄的賦，因用心太苦而生病：‘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愈）。’”○王充氣竭於沉慮：《譯注》：“王充：字仲任，東漢著名思想家。氣竭：《後漢書·王充傳》說，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年漸七十，志力耗衰。’竭：盡。”

(16) 張衡研《京》以十年：《譯注》：“張衡：字平子，東漢著名科學家、文學家。研《京》：寫《二京賦》。十年：《後漢書·張衡傳》：‘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過分奢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即附會），十年乃成。’《二京賦》指《東京賦》和《西京賦》，載《文選》卷二、三。”○左思練《都》以一紀：《譯注》：“左思：字太沖，西晉文學家。練《都》：指寫《三都賦》。練：煮縑（細絹）使潔白，這裏指推敲文辭，構思作品。一紀：十二年。《文選·三都賦序》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說：‘左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華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年），門庭藩溷（藩籬廁所），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賦成，張華見而諮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

(17) 淮南崇朝而賦《騷》：《譯注》：“淮南：淮南王劉安，西漢前期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崇：終。賦《騷》：指劉安所寫有關《離騷》的作品，現已失傳。高誘《淮南子敘》：‘（劉）安為辨達，善屬文。……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完成）。’”○枚皋應詔而成賦：《譯注》：“枚皋：西漢辭賦家。應詔成賦：《漢書·枚乘（附皋）傳》說，枚皋為文敏疾，‘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18) 子建援牘 (dú) 如口誦：《譯注》：“子建：曹植的字，三國時期魏國著名文學家。援：持。牘：木簡，這裏指紙。楊修《答臨淄侯箋》說，曹植‘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見《文選》卷四十）”○仲宣舉筆似宿構：《譯注》：“仲宣：王粲的字，他是‘建安七子’中最杰出的作家。《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說，王粲作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注釋》“援牘舉筆是互文，援牘的也舉筆，舉筆的也援牘。”

(19) 阮瑀 (yǔ) 據鞍而制書：《譯注》：“阮瑀：字元瑜，也是‘建安七子’之一。……《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典略》說：‘太祖（曹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禰衡當食而草奏：《譯注》：“禰衡：字正平，漢魏間的作家。”《注釋》：“《後漢書·禰衡傳》：‘劉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視）未周（完），因毀以抵（至）地。表慙（悵）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又：‘黃祖長子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杯）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改動），辭采甚麗。’范注：‘案草奏一事，當食作賦又一事，彥和云“當食草奏”，殆合兩事而言之。’”

(20) 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 (tán) 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注釋》：“駿發：思路開展得快。心總要術：心裏有駕馭素材服從主題的基本方法，在對具體事物考慮前已經形成，所以能應機立斷。覃思：深思，指下筆慢。情饒歧路：對事物的看法象在歧路徘徊，三心兩意老是拿不定主意，要經過懷疑考慮後纔明白，所以下筆慢。造次：倉猝，突然。致績：成功。”《譯注》：“駿：速”；“饒：多”；“鑒：察看清楚”。《本義》：“此言駿發之士，蓋承上文思速一系而言，謂心思迅疾之作者”；“覃思之人，承上述思緩一系而言，謂心思遲而深之作者。”

(21) 難易雖殊，並資博練：《義證》：“‘難易’指構思的快（易）慢（難）。”

(22) 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

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注釋》：“臨篇綴慮：臨到謀篇時加以經營考慮。理郁：理不明，這是由於知識貧乏，不明事理，具有廣博而正確的知識，就能判明事理，所以要博見。辭溺：淹沒在辭藻裏，由於內容雜亂，主旨不明，所以要貫一。”《譯注》：“綴慮：即構思。綴：連結”；“理：思理。郁：不通暢”；“溺：沉迷，過分”；“饋：進食”；“貫一：指要求有一個中心，也就是要有重點的意思。”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九】杼軸獻功，煥然乃珍。（23）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24）

集校：

【九】視布於麻，雖云未費：《考異》：“梅本作‘未貴’，旁注有未費二字，凌本、黃本並作‘未費’。鈴木云：‘張本作貴。’立齋按：從‘費’是”○《本義》：“字應作貴。”

按：或作“費”，或作“貴”，都多有主張者。如《校注》云：“織麻為布，其質仍是麻，故云‘未費’。”又如《本義》云：“布為成品，麻則其原料也。將布比麻，則布之質地仍為麻，故不得以布貴於麻也。故云‘未貴’。雖云未貴，唯布之於麻，究竟不同。麻僅止於原料，布則已經杼軸加工，令原料具形化而有形式之美矣。此即‘杼軸獻功’之謂也。夫既有此功矣，而後始能‘煥然乃珍’也。”兩說均有其理，但“貴”字似稍值得推敲，因布雖自麻出，但已經過“杼軸獻功”而“煥然乃珍”了，已包含有更多的勞動、工藝和審美價值，故成品之布於原料之麻，確實已經“貴”得多了（此於現實商品經濟活動中極易驗證），故似不得說“未貴”。又，“未費”者，謂織麻為布，質仍是麻，未有大“費”也。字今作“費”